

# “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四川资阳濠溪河遗址等6个项目入选

华西都市报(记者 刘可欣)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举行。四川资阳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福建平潭县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湖北荆门市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清涧县寨沟商代遗址、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遗址等6个项目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其中,资阳

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成为四川唯一入选该评选的考古项目。

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资阳市乐至县乐阳桥村,于2021年9月发现。2022年初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遗址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的光释光测年显示,该遗址年代距今约7万-5万年。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濠溪河遗址项目负责人郑

喆轩介绍,目前,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出土石器、动物化石及碎片超10万件,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等。遗址的动物化石丰富全面,包括象、犀牛、熊、牛、鹿、猕猴、鱼、龟、蛇、鸟等类型。值得一提的是,该遗址的植物遗存也极为丰富,目前已发现的种子等植物大化石有数万颗,包括橡果、核桃等。

郑喆轩介绍,目前组建的濠溪河遗址多学科科研团队,正从年代学、环境考古、埋藏学、古DNA、植物考古等多个方

面对该遗址进行研究。

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全面立体地反映了特定时段的早期人类社会图景,是旧石器时代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最佳例证,为深入探讨早期人类对特殊石料及有机材料的认知及加工利用方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广谱化,艺术萌芽和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现代人的出现和扩散等国际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材料,具有世界性意义。

## 揭秘

### 多件骨骼碎片有刻划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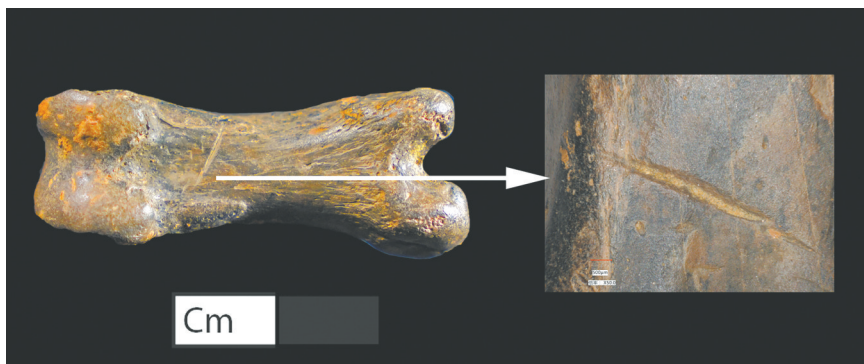
## 资阳濠溪河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说明什么?

1月30日,资阳市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该遗址丰富的动植物遗存成为关注的焦点。当天,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参与该遗址动物遗存发掘和研究的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讲师黄超,听他讲述丰富动物遗存背后的意义。

据黄超介绍,目前,濠溪河遗址已研究了1300余件出土动物骨骼,初步可鉴定的动物骨骼包括3纲、7目、12科、13种属,包括熊、犀牛、大象、牛、鹿等。该遗址曾是近水环境,因此出土的动物骨骼中,还包括了比较多的水生动物,如乌龟、鱼,还有两栖类动物青蛙等。

黄超提到,还有约82000余件动物碎片,留待后期做进一步的种属鉴定和痕迹鉴定。在对剩余标本的种属鉴定工作中,考古学者发现,该遗址存在大量水生动物骨骼,尤其是两栖类和龟鳖类,在浮选出土的破碎骨骼中占比较多。“这有可能是人类较为频繁利用水生动物资源的结果。”他说。

这些碎片的成因也并不简单。“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破碎的骨骼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群利用动物资源后产生的结果。”考古学者推测,这些破碎的动物骨骼,或许是人群加工食物或进食后留下的,又或许是进行过一些其他加工行为后留下的。



濠溪河遗址出土带有石器切割痕迹的熊趾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濠溪河遗址中,考古学者还发现了人类利用动物特定部位进行加工,制成工具后开展其他作业和行为的现象。例如,遗址出土的骨制品中有一件骨锥,上面有五处较为明显的连续修疤和若干细小疤痕,在一侧形成了一个可利用的刃缘和锥尖。另外一些动物骨骼上还有两至三处敲砸疤痕,形成了刃状或锥状骨质半成品。

在本次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疑似带人工痕迹的骨骼碎片,如连续的“划痕”,以及“十”字形或“X”形的刻划痕迹,特别是其中一件大小仅3毫米、表面却带有11道近乎平行的刻划痕骨骼碎片。这些痕迹究竟是自然原因使然,还是人类在食用动物时留下的,又或是仪式性象征性的符号,考古工

作者还在进行进一步研究中。“这种‘十’字或‘X’形的刻划痕,或许体现了早期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刻划行为的转变。”黄超说。

“我们研究动物考古,也是为了通过动物骨骼和骨骼上的各种痕迹,去了解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历程,判断当时的人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黄超举例说,例如濠溪河遗址是否是早期东亚现代人行为发展演变的关键点。“这些动物骨骼和出土的石器、木器一样,是古人跟我们交流的媒介,包含了他们想传达的信息。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这些信息中,搜集、总结、提取出有用的信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 声音

### 考古学家高星: 濠溪河遗址勾勒 远古人类生活生产画面

“濠溪河遗址最大的特点,就是遗物、遗迹种类非常全。它是多学科研究的珍贵宝藏,也是天然的科学实验室。”对于资阳市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如此评价。

1月30日,资阳市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当天,高星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旧石器时代中期,远古人类栩栩如生的生产生活画面。”

此前,在多次前往考古现场观察遗物和遗迹后,高星从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进行了初步判断:当时的古人类应是在进行狩猎采集的活动。这为农业社会形成之前的狩猎采集经济相关研究,提供了物质资料。尤其是遗址的植物遗存,为研究资料较少的“采集”部分,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研究资料。

之后,高星对濠溪河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在他看来,目前已开展了对石器、骨器、木制品、痕迹分析、人类认知与生存行为等多方面的研究,建立起了一个认识遗址的大致框架,但还应当更加深入。例如多角度、多方法、多实验室地进行年代学的相关研究;搞清动物遗存中碎骨的成因究竟是人为还是偶然等。

此外,高星还强调了对古人类用火证据的提取与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是冰期时代还是暖期,用火肯定是很重要的。”他说。

濠溪河遗址出现了一定的用火证据,但目前并未找到火塘遗迹。高星认为,结合遗址出土植物遗存上的受火痕迹判断,这时候的人类应该掌握了复杂用火的技能,例如烤、煮等。因此他建议,可以针对自然资源的特点,找到所产生的用火方式。

依托濠溪河遗址出土的遗存,高星认为,这是活化历史场景、建设遗址博物馆,进行考古科普教育活动的好机会。他建议,将考古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和阐释,转变成成为社会大众能够了解的知识产品,将博物馆打造成为知识普及、回溯历史、文旅资源开发和研学的地点。“我相信,濠溪河遗址会成为科研、文旅、研学的亮点之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 坚果、酸甜水果……

## 从濠溪河遗址植物遗存看先民的“食谱”

1月30日,资阳市濠溪河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据介绍,目前该遗址已发现的种子等植物大化石有数万颗。

据参与濠溪河遗址植物遗存研究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介绍,濠溪河遗址的植物遗存多样,包括了植物种子、植物果实,以及通常难以保存的植物芽苞、植物枝叶四大类。目前已鉴定出柏科、壳斗科等30余科。其中壳斗科、莎草科、蔷薇科、十字花科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诗经》中记载的“葛藟葡萄”,此次在濠溪河遗址中也有发现。此外,有着各种酸甜浆果果实的悬钩子属植物遗存也在该遗址有所发现。生活在几万年前的濠溪河先民,已品尝到了酸酸甜甜的水果。

万娇特别提到,在壳斗科植物果实的壳斗中,还发现了很多不规则的划痕。“从目前的观察来看,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应该跟人类无意识的活动有关。”她说。



濠溪河遗址出土的葡萄种子。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表示,正是因为濠溪河遗址处在饱水环境中,因此保留了非常好的有机材料,尤其是植物材料,例如树木、种子、木制品等。“旧石器遗址中很少能见到植物遗存,在距今5万到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植物遗存就更罕见了。”他说,濠溪河遗址出土的大量植物遗存,为考古工作者研究远古人类利用植物的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机会。

此外赵志军还提到,农业社会是从采集



濠溪河遗址出土的核桃。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狩猎经济发展而来。但因为植物遗存缺乏,以往学界对古代采集狩猎经济的研究只能对其中的狩猎方面进行讨论,对采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濠溪河遗址的发现,能弥补远古采集狩猎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缺环。“濠溪河遗址打开了这扇窗户。”

赵志军相信,通过更深入的研究,能进一步完善濠溪河先民的“食谱”。“濠溪河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空间,已超出了现有学界的想象。它能让考古学界进一步探究远古人类如何生存在大地之上。”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